

老李的心事

夏幼华

“啪！”
一只青筋暴起、指缝嵌着陈年烟渍的枯瘦手掌，重重拍在桌上。茶杯在桌上震得一跳，深褐色的茶水洒湿了一大片。想不到，瘦儿巴筋的烟匠竟然这么狠。

“你再糊弄我，对你不客气。”烟匠姓朱，年轻时以制作旱烟为业，村里人至今还叫他烟匠。他浑浊的眼睛透着凶光，两个嘴角各有一根唾液丝牵着。吼完这句，他转身就走，办公室的门在他身后摔得关上又弹回。

李站长盯着桌上那摊茶渍，心里像吞了块冰。烟匠重提二十多年前的陈谷烂米，不理吧，他来闹。理了他吧，还是要闹。这老家伙能缠得你比得了重感冒还难受。更麻烦的是，明天下午，省里领导要来乡里调研脱贫攻坚，要是让老朱头明天得了风声，堵路闹事……

老李的后脑勺一阵发麻。去年，就因为烟匠突然跑去省城反映情况，他作为驻村干部，因为“工作不到位”，高级职称被延期一年评定。三十年的农技推广，跑遍全乡的田坎，就这样被烟匠插了一脚。今年的职称评定马上就要开始，这个节骨眼上再出个幺蛾子，用脚趾头都能算出是个什么结果。

年初老李就找过乡党委何书记，恳求不再驻村。何书记当时眼皮都没抬：“老李啊，还是要有大局观念。这个村的病，还就服你这帖药。”不就是没人愿意惹烟匠这块煮不烂、捶不扁的滚刀肉么？大会上，何书记总要求年轻的同志要向老同志学，现在有机会，他又不愿意让年轻的同志来实地学。

村书记张有明被紧急叫来，一听缘由，眉毛皱成了一根索：“上次县委书记来乡调研，我用车把他支到邻乡去取经，看看同样问题人家是怎么处理的。结果第二天他到村里院子里骂了半天。老法子再用就不灵了，狗肉服生姜，奶奶的，再想新招。”

两人对坐着闷头抽烟，办公室里烟雾缭绕，愁云满屋。

烟匠家离乡政府直线距离只有300米，第二天上午，天气闷热得让人喘不过气，老李跟着张书记，一头大汗，一前一后走进了烟匠家低矮的平房。

烟匠的两个女儿都出嫁了，老两口子单独过日子。二十年前，同宗一位兄弟扩建房屋，占了朱家祖堂前的一点空地，烟匠出面阻止，挨了一巴掌。从那以后，烟匠的日常生活就只有两件事：一是喝酒，二是要求对方在祖宗堂前跪着赔礼。其实那户人家早随儿子媳妇到杭州定居去了，家里之前建的房子也坍塌了。但烟匠日常的两件事却没随之坍塌，他认为那巴掌打的不只是人，而是垮掉了他作为一个男人的尊严。

老伴在喂猪，烟匠还在磨蹭着喝早酒，小木桌上只有一碗咸菜和一小盘花生米。见这两位不请自来，烟匠先是一惊，迅速拉下脸来，用树皮一样的手抹了抹嘴：“你们这是……”

张有明抢先一步，嗓门洪亮：

“烟匠哥，今朝我特地拖着李站长上门来，问题不解决，我们就不走了。”

李站长垮着个脸：“不走？难不成还要赖在这儿吃午饭？”

“有问题！我负责！”张有明的裤子后面有两个兜，一个插着个玻璃茶杯，一个里面放钱夹子。掏出一张百元大票，塞给旁边愣神的烟匠老婆，“嫂，你去买点肉，我让人送酒来，今天不把事理出个子丑寅卯，坚决不走。”

烟匠默不作声，眯着眼睛盯着张书记的脸，想看出点啥名堂。睁开时见老婆没动，悄悄眨了下眼，然后点点头。

酒是本地酿的粮食酒，后劲足。话是翻来覆去的车轱辘话，说了一稻箩又一晒筐。张有明负责骂世道，李站长负责点头应和，不时叹气。烟匠眯着眼，三分混浊的酒意里掩藏七分犀利的清光，嘴角一撇：“那时候，狗都可以踩我一脚，那一巴掌打掉的是我老朱家祖堂上的威风，现在不行了……”

肉钵见了底，油花凝在钵沿上，两瓶酒也喝得一滴不剩。烟匠慢慢地白眼珠子一动不动，舌头打卷，重重地说了一句：“酒醉心里明。”晃了晃身子，用手撑住桌子，咕嘟了一句：“狗日的，又捉砣（设圈套）……”话没说完，身子一歪，从椅子上滑下去，烂泥似的瘫在桌下，打起了呼噜。

李站长和张书记对视一眼，两人起身，轻手轻脚地离开了这片狼藉之地。出门时，老李摇摇头，长叹了一口气，他满身上下，除了洗不掉的酒气，更多的是无助。有大领导说了，90%的群众来访是可以避免的，都是因为基层干部没把群众当亲人。唉！

第二天下午，办公室小汪通知李站长去书记办公室。何书记似笑非笑，丢了一根烟：“老李，高人呐！刚才接电话，烟匠今天上午去县里了，反映你的问题！说你工作方式有问题，工作时间饮酒。”

何书记的嘴还在一张一合，老李突然觉得好像是在谈与己无关的事一样。窗外，天色不知何时暗了下来，黑云压得低到了窗头上。何书记咳了一声，继续提示道：“老李啊，县里真要来调查，恐怕有些麻烦。要不你再想个高招安抚一下？”

老李摇了摇头，望向窗外。雨一下子成串地直接从天上砸下来，在窗玻璃上划出晶莹的轨迹。烟匠可能也正在家里安静地看着外面的大雨。

一个念头如同闪电般击中了他：“烟匠吵这么多年，不就是要个面子吗？给他一个天大的面子！乡党委、政府出面，在祖堂办个传统旱烟制作技艺展示会，请烟匠露一手传统手艺，后续由他一直承担此事，既挣面子，又解心结。”

何书记一拍大腿：“妙！这既尊重传统，又解决问题！”

“我们和老朱一定会成为好朋友的！”老李坚信。



柿影 张成林 摄

酸酸涩涩的马齿苋

汪东福

走进母亲的菜园，远远就看见趴在地上的马齿苋，它们舒展着茎叶向外延伸，生机勃勃。

我细细地观察，马齿苋的茎或梗圆润光滑，挨着地的部分呈绿色，离地部分呈暗红色，有的却是梗顶部呈绿色，根部呈暗红色，颜色估计与日晒或嫩老有关。马齿苋的叶子呈卵状，几乎对生，肥厚扁平，摸上去肉嘟嘟的，甚是好看到。

马齿苋，在我们老家叫“马思汉”，是一种很普通的植物，田间、地头、菜园、山谷，到处可见它们的身影。惊蛰过后，几场雨落下，地里就冒出许多小粉苗，茁壮成长，谁也阻挡不住它生存的倔强和欲望。

小时候，父亲叫我去菜园除草，看到成片成片的马齿苋，我总是非常讨厌，毫不犹豫地挥起锄头将它们铲除，说实话，马齿苋因为有一股酸味，当猪草猪都不喜欢吃。可几天之后，我发现它们又复活了，只得返工重铲。

直到有一天，我彻底改变了对马齿苋的看法。我发现院子的砖缝中钻出几棵马齿苋，它们努力地伸展着，仿佛是一双双托举着整个天空，看着它们探头探脑、生意盎然的样子，我不禁赞叹马齿苋顽强的生命力。

菜园里蔬菜青黄不接的时候，母亲想了一个法子，她摘回许多马齿苋，用清水洗净，放到开水里焯一下，切好放在盘里晾凉，挤掉汁水，加入盐、蒜泥和辣椒油，轻轻拌匀，一盘又辣又滑、开胃爽口的凉拌菜就做好了。

马齿苋还有一种绝妙的吃法，是炒鸡蛋，类似香椿炒鸡蛋的做法。将马齿苋掐去老根，洗净放开水里焯好，再切碎，加入鸡蛋、盐、葱花等拌匀，放入油锅中炒熟。顿时，一股特别的清香扑鼻而来。

刚开始，马齿苋那酸中带甜又带涩的味道我很不习惯，没吃几口就不想吃，没有胃口。但时间一长，我竟然对它产生了依赖，以至几天没尝到马齿苋，心里便会有一种失落落的感觉。在

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，马齿苋陪伴我度过了许多艰苦的日子。

成年后，我才知道，马齿苋除了是一种野菜，还是一种药材。唐朝太医发现马齿苋对治疗热痢有奇效，被宋徽宗钦点为“御膳房的凉拌珍品”。据《本草纲目》记载：“马齿苋，又名五行草，以其叶青、梗赤、花黄、根白、子黑也。性至难燥，故有长命菜之称。”这里的青赤黄白黑，分别对应五行中木、火、土、金、水，即人体中的肝、心、脾、肺、肾。

马齿苋被盛赞为五行草，不但体现了中医的整体观念，还强调了人与自然的和谐，达到身体机能动态平衡的重要性。同时，马齿苋浑身是宝，是一种具有多营养、多功能的植物。有人赋予马齿苋为菜中之鱼、植物界的深海鱼油，因为其含有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，且以α-亚麻酸为主，这在陆地植物中是比较少见的。

马齿苋还有许多吃法，如摊薄饼、蒸菜、蒸团子、煮蛋、茶饮等。现在，野菜上了城市的餐桌，吃马齿苋已经成为一种享受。

身居小城，有发小来做客，我特地点了一盘马齿苋炒鸡蛋，在那酸酸的味道中，大家酣畅饮酒，回忆过去的生活，满满都是幸福感。

